

一池春水映梨花

茫茫人海之中，有谁值得托付一生？是他，还是他？
你虽是天潢贵胄、王侯将相，而我却只求一个相伴终生的良人。

薄慕颜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

一池春水映梨花

薄慕颜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池春水映梨花/薄慕颜 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9. 12

ISBN 978 - 7 - 5633 - 9105 - 9

I. 一… II. 薄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83741 号

总 监 制:郑纳新

责任编辑:傅 捷 徐 辉

装帧设计:孙豫苏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网 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 - 31260822 - 129/139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650mm × 960mm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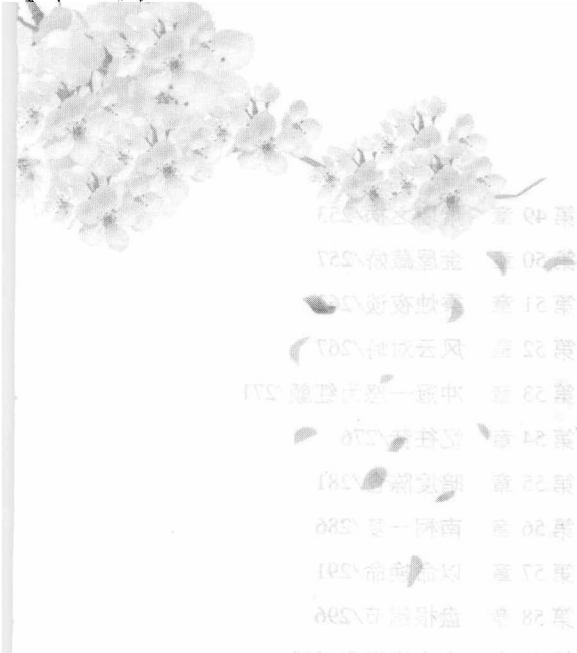
印张:21 字数:235 千字

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9 - 2925659)



目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01章 折花枝/001 | 第17章 前尘往事/098 |
| 第02章 红尘弱伶/008 | 第18章 雨后未必天晴/103 |
| 第03章 楚楚惹人怜/014 | 第19章 无奈迫娶/108 |
| 第04章 剥新笋/021 | 第20章 尔虞我诈/113 |
| 第05章 春风一度/031 | 第21章 初次交手/118 |
| 第06章 妾心犹似古井水/037 | 第22章 妾身有愧君心怜/123 |
| 第07章 故人之女/043 | 第23章 一语惊醒梦中人/128 |
| 第08章 狭路相逢/049 | 第24章 花好月圆夜/133 |
| 第09章 曙光一线/056 | 第25章 意乱情迷/138 |
| 第10章 一入侯门深似海/061 | 第26章 昨日故人今又见/142 |
| 第11章 冤家路窄/067 | 第27章 真假难辨/147 |
| 第12章 平地波澜/075 | 第28章 落入陷阱/152 |
| 第13章 明枪暗箭皆难防/079 | 第29章 生死一线/157 |
| 第14章 落入圈套/083 | 第30章 真相大白/163 |
| 第15章 计中计/088 | 第31章 左右为难/168 |
| 第16章 绝地反击/093 | 第32章 风云变幻/173 |

- |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 33 章 | 迷雾重重/177 | 第 49 章 | 萧墙之祸/253 |
| 第 34 章 | 狼烟起/181 | 第 50 章 | 金屋藏娇/257 |
| 第 35 章 | 暗夜遇险/186 | 第 51 章 | 秉烛夜谈/262 |
| 第 36 章 | 无奈离别/191 | 第 52 章 | 风云对峙/267 |
| 第 37 章 | 且忧且喜/195 | 第 53 章 | 冲冠一怒为红颜/271 |
| 第 38 章 | 明珠易碎/199 | 第 54 章 | 忆往昔/276 |
| 第 39 章 | 惊魂梦醒来/203 | 第 55 章 | 暗度陈仓/281 |
| 第 40 章 | 蛛丝马迹/207 | 第 56 章 | 南柯一梦/286 |
| 第 41 章 | 偷梁换柱/212 | 第 57 章 | 以命换命/291 |
| 第 42 章 | 巧遇贵人/217 | 第 58 章 | 盘根错节/296 |
| 第 43 章 | 寻君万里路/222 | 第 59 章 | 今生缘已尽/301 |
| 第 44 章 | 爱时情怯/227 | 第 60 章 | 昭雪于天/306 |
| 第 45 章 | 惊天巨变/232 | 第 61 章 | 君臣离心/311 |
| 第 46 章 | 战火烈烈/237 | 第 62 章 | 群雄四起/315 |
| 第 47 章 | 真情假意谁人知/242 | 第 63 章 | 乱世平安/320 |
| 第 48 章 | 庭院深深/247 | 第 64 章 | 尾声/325 |



第01章 折花枝

媚春楼——整个京城里最有名的风月馆子。

今天的媚春楼格外热闹，门口张灯结彩、披锦挂绸，甚至连楼内大堂都用红缎铺了一层，俨然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。老鸨秦媚儿更是红光满面，不住地穿梭来去，前前后后查点着，抖得脸上的脂粉都快掉了。

晚上吉时一到，便要为今年的头牌清馆开一场折花会。所谓“折花会”，乃是清馆人初夜争夺大会，届时客人逐一加价，出价最高的人享用花魁的头一夜。

媚春楼里的姑娘人数众多，并不是每个清馆女子都会办折花会，姿色不出众的，客人只需多掏几两彩头钱即可。一般需要大费排场开折花会的清馆，都是难得一见的绝色佳人。幼时便被秦媚儿亲自挑选出来，经过几年时间培养，琴棋书画、歌舞言笑样样精通，绝非寻常烟花女子可以比拟。

虽然在正经人家中，也有不少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的美人，但都矜持自重，哪里比得上烟花女子妩媚入骨？因此，每次折花会都办得十分热闹，来看美人的富家子弟络绎不绝，能够争到折花权的人更是得意。

上半年来，媚春楼已经办过整整五场折花会，最后一位压轴的美人，便是今夜即将出场的头牌清馆——素素。众人都是忙碌不堪，素素却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，此时手里拿了一只小小银壶，正在悠闲地逗着笼中鸟儿。丫头小鹊见她不急，抱怨道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姑娘就一点都不担心？”

“急什么？”素素将小银壶放在桌上，浅笑问道。

“姑娘是真糊涂了。”小鹊一脸着急，“难道姑娘就不想知道，今天夜里留下的是什么人？是好是坏，长得又是什么样子？”

“有用吗？”素素反问，懒洋洋地坐在梨花木椅中，看着被打扮得锦绣繁华的大红寝阁，自嘲道，“我又不是去嫁人，知道对方的样子做什么？不管是年逾花甲的白发老翁，还是不堪入目的登徒子，只要出够了银子，最后不是都得一样陪睡？像我们这样的女人，是没有资格挑三拣四的。”

小鹊低声，“姑娘……”

“好女儿，打扮好了没有？”秦媚儿脚颠颠地上楼来，虽然才四十多岁，但年轻时疲于欢场应酬，脸上已经刻下不少风霜痕迹。上下打量了素素一番，犹豫道：“这身打扮，是不是显得太素气了？今夜是你大喜，还是多穿点红色、多戴点首饰，别让人说妈妈我小气刻薄，不舍得给女儿置办行头。”

素素懒得理会她，只道：“今夜来的都是有钱有势之人，谁会没见过珠宝首饰？到这儿不过图个新鲜，打扮成富贵夫人模样做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”秦媚儿迟疑了下，笑道，“也对。上次楚公子还夸你干净出尘，比别的姑娘别有一种风味儿呢。”

素素轻笑，“呵，是风尘味儿吧。”

面对未来最大的一棵摇钱树，秦媚儿当然不会计较口舌，因此不接话头，笑着出门道：“等会就让人把晚饭送上来，我先下去了。”

素素虽然身在欢馆，但平日除了歌舞书画练习，也是丫鬟仆人伺候着，比大户人家的小姐还要娇贵。除了贴身丫鬟小鹊，还有一个老妈子，四个做杂活的小丫头，两个跑腿的小童——这是媚春楼姑娘最高的待遇。

小鹊只服侍素素梳洗打扮，端饭送菜则是别的小丫头，因为今晚日子要紧，秦媚儿还特意添了一份七珍燕窝粥。素素拿起白玉瓷勺，舀出一颗莲子瞧了瞧，又“哐当”一声撂了回去，推给小鹊道：“不想吃，你拿去喝了。”

“我可不敢。”小鹊连连摆手，“回头妈妈知道了，会打死我的。”

“又不是洞房花烛夜，吃什么莲子？”素素轻声冷笑，侧眸看了一眼粥碗，“你不吃，便端出去倒掉它！”

“姑娘——”小鹊急忙护住瓷碗，“姑娘生气可以，千万别在今夜弄坏了东西，妈妈会嫌不吉利，以后会为难姑娘的。”悄悄挥手让小丫头下去，小鹊小声问道：“姑娘是不是心里难过？”

难过？素素心想，或许吧。不论是什么样的女子，沦落到烟花柳巷，在即

将被人买走的前一刻,想来心情总不会是高兴的。

小鹊又道:“姑娘要是实在难受的话,不如都哭出来。”

素素摇头,淡声道:“不用,我没有眼泪。”

——是的,自己的眼泪早就干了。在宋府被抄家灭门的时候,在父母兄弟被斩首的时候,在母亲惨死在自己面前的时候,早就已经流干了。

素素感受着内心的冰凉悲伤,寒意阵阵浸入全身,直到凉透了,才吩咐道:“晚饭不吃了,去把等下歌舞的衣裳准备好。”

按照规矩,清倌人必须在折花会上准备一曲歌舞,以供众人观赏品评,也算是给没有折到花的客人一点谢意。素素九岁时便被卖入媚春楼,如今已有五年,在今年办折花会的姑娘中,是养的时间最长、花费的人力物力最大的一个。素素学舞时年纪小,身子骨骼都很柔软,因此舞艺比其他姑娘胜出许多,乃是秦媚儿最为看好的宝贝。

吉时已到,折花会终于隆重开始。

凡是来参加折花会的客人,都要先付十两银子,媚春楼是销金场所,没工夫招呼那些不够资格的看客。正厅大堂内设一人高的彩台,以供姑娘们表演歌舞节目,今夜来的客人不少,彩台下面放置了五十张檀木椅子,居然座无虚席。

素素戴着粉色面纱翩然出场,挽着流苏,裙下莲步无声,先到彩台正中给众位客人福了一礼。秦媚儿从台下跑了上来,高声笑道:“多谢各位贵人捧场,下面先请素素姑娘舞上一曲。”

“好!!”底下的客人轰然叫好,都把目光聚集在了素素身上。

“铮——”随着一声琴音响起,素素也跟着音律慢慢舞动起来,纤细的腰肢、柔软无骨的玉臂手指,舞出各种婀娜妩媚的姿态。随着琴音越来越急,素素脚下的步子也越来越快,俯腰抬头旋转,激得广袖裙摆犹如一朵绽放的海棠花。

“啊!”突然台下一阵惊呼,原来是素素的面纱散开,飘飘洒洒落在地上,露出了精心打扮过的清丽容颜。台下有客人交头接耳,一人赞道:“啧啧,好一个清秀绝伦的姑娘!”

另一人道:“可惜楚公子也来了,咱们今夜只能看一看咯。”

一位身着华服的公子哥甚是得意,拱手道:“承让! 承让!”

台侧琴音缥缈,琴师一点点将曲子速度降了下来。素素渐渐收缓舞姿,臂上流苏在气流中纷乱翻飞,随着舞姿挽出不同形状,整个人犹如一只穿梭在花间的彩蝶。客人们看得眼花缭乱、心生沉醉,最后结束时连叫好都忘了。

秦媚儿满意地站出来,笑吟吟道:“诸位怎么都不叫声好? 难道不满意吗?”

“满意,满意!! 太满意了。”底下的人反应过来大喊,有几位性子急的,忍不住站起身来,差点就要直接冲到彩台上去。

秦媚儿笑道:“诸位贵人别急,容素素姑娘进去换身衣裳。”

素素闻言,依礼福了福便转身离去。

眼下这段工夫,正是客人们竞相抛洒高价的时间,作为“货物”的本人,素素实在没有兴致看下去。小鹊一路跟着她,到了后面才道:“姑娘,虽然那个楚公子为人跋扈得很,可人还算生得俊秀,若是他得了头筹也不算太坏。”

素素不答,外面已经传来一浪一浪的叫价声。

今夜的折花会,秦媚儿给素素定的底价是二百两,结果没过几轮,就被众人叫到了八百两,这个数目不小,顶得上头等姑娘一年的收入了。前面几位清倌人,最高的一位才六百两银子,毕竟只是春宵一夜,更多客人宁愿过了今夜再来光顾。外面的叫价声稍停了片刻,有人喊道:“八百五十两!”

“九百两!”

“九百五十两!”

“……”

“一千两! 我出一千两!”

“在下出一千五百两!”听声音正是楚公子,他大声道:“诸位抬抬手,今夜就成全小弟一回,赶明儿遇见喝酒吃菜,都算我楚某人的!”

“哎哟——”秦媚儿拍了拍手,奉承道,“还是楚公子最爽快! 公子不光生得一表人才,又懂得疼惜姑娘,我家素素可算是有福气了。”

小鹊悄声道:“果然是楚公子。”

素素仍然没有言语,静静等着秦媚儿宣布最终的结果。正在当口,突然有人淡淡出声道:“等等,我家公子出三千两。”

场中顿时安静下来，连秦媚儿一时也忘了说话，隔了半晌，才道：“这位公子，你真的愿意出三千两?!”

“这是银票!”还是先头说话的侍从的声音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大约是把银票拍在了秦媚儿面前，不屑道，“区区三千两银子，难道我家公子还会赖你不成？拿着!”

“是是，我多嘴了。”秦媚儿当然不会跟银子过不去，连声赔笑，让人招呼那人到后堂休息，又道，“楚公子真是对不住了，明天再来吧。”那楚公子大概也没想到，会有比他更舍得花银子的冤大头，并且一加就是两倍，沉默片刻后便没声音了。

小鹊咋舌道：“天哪，什么人这么有钱?”

“都一样。”素素轻笑了一声，站起身来。

刚要走，便有一个小丫头跑过来催人，“妈妈说了，让姑娘赶紧回房候着，还特意交代，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位闵爷，不知道脾气如何、喜好什么，务必小心伺候。”

素素附耳细声，“告诉妈妈，要是不放心就跟过来好了。”

待到赶回房间，先时准备的数支红烛早已燃起，红皮灯笼照得通明，散发着一股刻意的喜庆颜色。小鹊被留在了房门口，素素独自缓缓走到床边坐下，像是等待被宰割的羔羊一般，一动不动地静坐。

一阵上楼的脚步声传来，十分沉稳有力，然后在门口停下，随即便听小鹊迎道：“闵爷，姑娘已经候着了。”

“爷——”说话的是方才唱价的侍从，“那属下就在外面候着，爷有事叫人。”

那人大约只是点了点头，并没有听见回答。

“吱呀”一声，应该是小鹊关门退出去了。脚步声逐渐往里逼近，素素的心猛地跳了跳，即使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真的来临仍然有些紧张，可是身处欢场，最要紧的就是讨得客人的欢心。素素浮上柔媚入骨的笑容，尽量平息心绪，悄悄琢磨着该要说的话，缓缓站了起来。

“坐吧。”说话的人不光是声音冷淡，语气也甚倨傲。

“是。”素素抬起眼眸，一张面无表情的俊逸脸庞映入眼帘，冷毅的脸部线

条，很是符合主人身上摄人的气度。

“会弹曲子吗？”

“会。”素素点了点头，那人便不再说话了。

在今夜之前，素素并不曾陪过任何客人过夜，但是从年初起，便开始为客人跳舞弹曲子了。也算是见过不少欢客，不是难缠的，就是猴急的，像这般寡言少语的，还真是头一回见着。不过人家既然花了三千两银子，莫说要听几支曲子，就算是要弹到天亮也推脱不得，于是转身抱了古琴出来。

“不要太吵。”那人总算又开了口，侧头看了一眼清冷月色，“安静点的曲子，不用吟唱。”从头到尾，都是一副命令的语气。

素素猜他不喜欢别人多话，因此也没回答。给十指戴上翠玉甲壳，在琴弦上轻轻地试了一下音色，听着清脆，便微垂螭首认真抚了起来。

素素单独住在一处清雅小院，比较僻静，不似前面大厅花楼那般吵闹，琴音悠悠扬扬地飘散开来。窗外月华如水，犹如朦胧白雾一般洒在窗棂、窗纱上，斜斜地投进屋子里，使得琴声也沾上了一层清凉气韵。那人渐渐被音律吸引，静静侧耳聆听，随着琴音的忽高忽低，眉宇间的表情也有了细微变化。

对于古琴，素素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。大约在五六岁的时候，母亲便开始教她辨谱识音，每日悉心调教，将一身琴艺全部教给了自己。母亲曾经答应，会在自己十五及笄时，将多年所用的昆山焦尾玉琴赠予自己，以做成年之礼。——只可惜，母亲终究没有等到那一天，从今往后，亦是再也不能够等到了。

那人用手指轻叩桌面，淡声道：“不错，只是琴音有点哀伤。”

素素猛地一惊，突然发觉自己刚才走神了。此时此刻，原本是该尽力讨得客人欢心才是，无缘无故弹起哀哀之音，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。

那人说完便负手站了起来，转身朝寝阁门外走去。

“闵爷——”素素急忙追了上去，小心问道，“是不是不喜欢刚才的曲子？素素再给闵爷重新弹一支……”

“不用。”那人并未停下脚步，也不回头。

素素心想，果然还是生气了，可真是一位不好伺候的客人，忙赔笑道：“闵爷是要出去喝酒？等小鹊告诉妈妈一声，吩咐厨房准备些下酒菜，素素就在这

房间里候着，等闵爷回来。”

那人摇了摇头，“不回来了。”

素素急道：“闵爷——”

那人转回身看了一眼，像是悟出了点什么，唇角勾起一弯若有若无的笑意，“你放心，三千两银子不会要回来的。”

欢场的银子，从来就没有给了收回一说。素素担心的不是这个，低头道：“是素素没有伺候好爷，惹得爷不高兴，妈妈若是知道了，一定会责怪素素不懂规矩。”

素素平日虽然冷冷淡淡的，对秦媚儿少有巴结客套的地方，但是心里明白，那都是在不在乎银子的事上。倘若这位客人花了三千两银子，却没买到一个满意，自己的下场一定会很难看——媚春楼的处罚手段她不是没有见过。

有一次，一个头等姑娘跟客人争执了起来，虽然本是客人无理取闹，但秦媚儿仍说是那姑娘不懂欢场规矩。因为还要姑娘接客，自然不舍得打伤弄花了脸，于是找了十个剽悍的护院，仔细地“调教”了一番，后来那姑娘在床上躺了大半个月，才勉强能够下得了床。

——若是挨饿打骂也罢了，这种调教素素可是真受不起。

那人轻蔑地笑道：“难道，我还非留下来不可？”

“那倒不是。”素素有点词穷，不知道该怎么讨好这位古怪的客人。

“你回去吧。”那人不再多言，推门出去。

小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慌张问道：“姑娘，闵爷是不是生气了？”见素素站着不动，急得上前拉人，“姑娘还愣在这里做什么？赶紧下去追啊。”

“不用追了。”素素看着那人缓步下楼，与身边的侍从嘀咕了几句，顺着侧门穿了出去，很快便消失不见了。

小鹊着急得直转圈，问道：“姑娘，妈妈那边怎么交代？”

“没事。”素素转身回房，自己上床铺开了大红锦绣新被，然后坐到妆台前，对镜拆花道，“闵爷不会找妈妈说事的，今晚你陪我睡。”

第02章 红尘弱伶

第二天,客人没在素素房中过夜的消息炸开了。

这种事情,不光在媚春楼没有听说过,便是京城里任何一家欢场馆子,也都是闻所未闻。不过客人既给了三千两银子,又没有找媚春楼闹事,秦媚儿也不好多说什么,只是不住叹气,“可惜了,太可惜了。”

“妈妈可惜什么?”媚春楼才刚刚开门,楚公子果然又赶过来了。

秦媚儿便把昨夜的事情说了一遍,惋惜得不得了,“素素真是没福气的,这么好的客人都留不住,唉……可惜……”嘴里唠唠叨叨,翻来覆去都是那么几句话。

“妈妈,你也太贪心了。”楚公子倒是笑了,“人家那位爷又不是没给钱,又没有要回去一分一文,素素姑娘也没少块肉,有什么好可惜的?”

“你懂什么?”秦媚儿还是叹气,“我知道,年轻姑娘们都爱少年郎,那位公子又是个舍得的人,素素要是跟着他,往后不也有个好依靠吗?”

“哈哈,妈妈果然还是心疼银子。”楚公子大笑起来,“有我楚某人在,还怕素素姑娘没有依靠?既然那位客人昨天没过夜,那么素素姑娘还是处子之身,今晚我留下,仍旧出一千五百两银子。”说着凑近了些,“妈妈,还可惜不了?”

“哟,你瞧瞧我。”秦媚儿立马转了过来,连连拍手奉承道,“怎么就把楚公子给忘了呢?还是楚公子有情有义,比那些喜新厌旧的人可靠多了。”

“行了,我这就让人回去拿银票。”楚公子拿手挡开了她,边走边问,“妈妈,我可以上去看素素姑娘了吧?”

“可以,可以。”秦媚儿的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,赶紧让人前面带路。

小丫头抢先送了消息给素素,小鹊惊讶之余道:“这是怎么回事?转来转

去，到头来还是楚公子啊。”

素素陪楚公子喝过几次酒，也算比较熟悉，于是吩咐人去准备瓜果点心，都是挑的楚公子平时喜欢吃的。刚刚在桌子前坐好，楚公子人便走进来了，笑吟吟道：“素素姑娘，我可是赶早来看你啦。”

“多谢公子。”素素淡笑，问道，“喝什么茶？还是要上次的云雾银针？”

——不知道为什么，对于别的欢客总能很自然轻松，不像昨日那位客人，单独相处时总是不由自主地紧张，甚至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以至于惹得客人无故生气离去。

“只要是素素姑娘的茶，什么都是好喝的。”楚公子笑吟吟坐下来，掏出一枚碧绿玉佩，“来得匆忙，这个小玩意儿姑娘留着玩儿。”

“好成色，通透得没有一点杂质。”素素拿起玉佩，对着阳光仔细照了照——既然恩客送了东西，总该让人觉得没有送错人。一边说，一边把玉佩系在腰上，唇角浮上应有的微笑，“正巧缺个好的佩饰，公子真是善解人意。”

楚公子年轻俊俏，人又大方，对待女人也温柔，不像有些难缠的客人惹人嫌，在媚春楼是很受欢迎的一位恩客。此时虽然买下了素素的初夜，倒也没有多猴急，只是漫不经心地坐着说话，笑道：“眼下光线正好，不如陪姑娘到院子里赏赏花。”

“好。”素素起身，让道，“楚公子前面请——”

楚公子紧跟在她身边，边走边感慨，“素素，昨天可把我难受坏了。你不知道，我回去想了你整整一夜，到了天亮才合上眼，打了个盹儿就赶过来了。”

“是吗？有劳公子牵挂。”对于这样轻浮的调笑，素素并不是很适应——看来还得需要一段时间，才能像别的姑娘那样如鱼得水。好在楚公子不太计较，素素也就懒得再演戏了，侧身道：“小鹊，等下把点心送到院子里。”

“少爷，少爷！”刚到楼梯口，楚公子的小厮就跑来了。

楚公子斥道：“喊什么？小心吓着素素姑娘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又垂头丧气的做什么？”楚公子微微皱眉，问道，“银票呢？拿来没有？”

小厮仍旧垂着头，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？”楚公子瞪了他一眼，当着素素的面不好发脾气，上前低声，“糊涂

的东西！交代你的事办不好，欠揍啊！”

“少爷……”那小厮看了看素素，像是不便当众直言，踮起脚尖，附在楚公子耳边叽叽咕咕了几句，也不知道说了什么，听得楚公子渐渐变了脸色。

楚公子回身拱手道：“素素姑娘，在下今天先告辞了。”

小鹊刚端了一碟点心过来，诧异道：“又走？！”

“小鹊！”素素赶忙呵斥，“楚公子一定是有要事，别多嘴！”

一眨眼的工夫，楚公子就带着小厮往前走远了。小鹊摸不着头脑，嘀咕道：“怎么一个个都是这样，来了坐坐就走。”

素素虽然不明白原因，但也没兴趣多过问。只是秦媚儿可着了急，毕竟楚公子的银票还没有到手，听说楚公子要走，赶忙出来询问：“公子，是不是素素惹你生气了？你在这里等着，我这就过去好好教训教训她！”

“不是。”楚公子摆了摆手，“还有，妈妈你也别教训素素姑娘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秦媚儿听不懂，仍当楚公子是被素素得罪了，立即叫人，“去，把素素给我叫过来！”

“算了，算了。”楚公子忙道，“不关素素姑娘的事。”

“那是为什么？”秦媚儿不解，想了想道，“要不，公子今夜只出一千两如何？公子是我们这里的常客，不差这么一点儿，往后常来照顾着素素……”

楚公子苦笑道：“妈妈，你就是不收银子我也不敢留。”

秦媚儿更加不明白，摇着团扇冷笑道：“公子到底什么意思？昨天那位客人真的没有过夜，公子若是不信，现在可以就到素素房间去验证。若有假的话，我秦媚儿便一两银子也不要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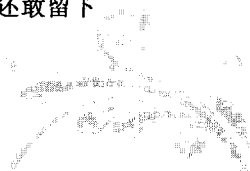
楚公子叹气道：“妈妈你可知道，昨天那位闵爷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怎么会知道？那人可是头一次来。”秦媚儿撇了撇嘴，“看他出手大方，身上衣料也是上等的货，想来不是大富大贵的人，便是官宦人家的子弟。”

楚公子凑近低声，“那位闵爷，便是当今圣上御封的靖北王。”

“啊？！”秦媚儿吓得可不轻，结巴道，“此话、此话当真？”

“千真万确！”楚公子一脸无奈之色，“不然的话，我怎么舍得丢下素素姑娘？听我哥哥家的下人说，昨天靖北王心情不好，也不知怎么就逛到了媚春楼，正好赶上素素姑娘的折花会，所以……”说着连连叹息，“你说，我还敢留下



来吗？”

本朝王爷大约有十来个，大都出于皇室血脉宁氏，是当朝皇帝的叔伯兄弟、子侄之类，唯独靖北王闵言熙跟别人不一样，凭着赫赫战功政绩，成为本朝唯一的一位异姓王爷。本朝边境时有动乱，全仰仗靖北王布置各处防御，遇到外敌入侵，亦能悍勇地将敌人驱逐出去。即便是当今皇上见了，也都是客客气气的，更不用说朝中官员、王公贵戚，举国上下都没有人敢得罪他。

楚公子的兄长是兵部侍郎，消息应该十分准确。秦媚儿见他的确惶恐，不像是有意借口推脱，再说这种事情也乱编不得，只得道：“哎哟，那我就不留你了。”

楚公子道：“妈妈你想，万一哪天靖北王想起素素姑娘来，人是他花了钱的，自己还没来得及享用，却被我给破了瓜，那我这小命还要不要？即便不死，至少也得被人阉了去！回头告诉素素姑娘，这些天有空我还过来喝花酒，只是过夜万万不敢，等着王爷来过再说。”

秦媚儿跺脚叹气，“谁知道王爷哪天才来？难道就让素素一直等下去？姑娘家大好的青春，可不能给白白的糟蹋了。”

“妈妈你忍忍吧。”楚公子冷笑，“靖北王是什么人？手指一动，妈妈你的媚春楼可就没了。”

“罢了，罢了。”秦媚儿无可奈何，“反正王爷出了三千两银子，等个十天半个月也无妨，就当素素福气大，让她这些天好好养着吧。”

话虽这么说，秦媚儿心里还是十分肉痛的。原本指望着素素接客以后，就算不是日进斗金，至少每天也有几百两银子可挣，如今却只能干巴巴等着。开头几天，秦媚儿还算勉强沉得住气，谁知道过了小半个月，靖北王那边也没有半点消息。因此见到素素便开始唠叨，“女儿呐，回头等王爷再过来，你可得好好伺候着，千千万万别得罪了。”

素素听得既好笑，又不耐，“妈妈，你都说了二十多遍了。”

“我说一百遍也没用，王爷怎么还不来？”

“那我也没办法，总得人来了才行。”素素淡声自嘲道，“我是什么身份，总不能自己登门去找人吧。”

秦媚儿一脸恼火，又不好重责素素——毕竟还要等着她赚钱，更何况也不

知道靖北王有几分心，打不得，骂不得，更加得罪不得。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忿忿然摔袖下楼，“你别整天拿自己当主子，多给客人唱唱曲儿！”

素素明白自己的处境，世上没有强得过老鸨的姑娘，理不理睬秦媚儿是一回事，赚不赚钱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真惹恼了秦媚儿，到时吃苦的人只会是自己。风月女子更加懂得世态炎凉，素素虽然年纪轻，但却不会满脑子的天真念头，傻到等着那位王爷来保护自己。真要那么想，只怕很快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

近些天来，眼见靖北王过来的希望越来越小，素素也就死了心，每天更加努力地陪客唱曲跳舞。盼着秦媚儿能再忍一段时间，再来几个大胆的客人，能够不怕靖北王，舍得在自己身上大把花银子。

不过说起来，除了每天陪客太多累一些，能够开了脸还不接客的姑娘，自己还真是头一个。如此说来，是不是也该感谢感谢靖北王？

小鹊抱怨道：“姑娘，那王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“别乱说话。”素素止住话头，轻笑道，“傻丫头，靖北王那是什么人？怎会把一个烟花女子放在心上，应该早就忘记了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小鹊着急道，“再等下去，妈妈还不吃了你啊！”

素素心想，即便现在不吃也快了。

这天早上，有位客人和姑娘起了争执，秦媚儿过去赔了半日笑，送走客人后脸色越来越难看，逮着谁就骂谁，看什么人都觉得不顺眼。偏巧下了小雨，客人来得也不如往日多，素素没有找到点曲的客人，只好回房等候。

“呸！都是些吃闲饭的……”

秦媚儿一句话没骂完，便有一名年轻人走了进来，看身上穿着打扮，像是贵族人家的护院侍卫之类。秦媚儿赶忙迎了上去，笑吟吟问：“不知道这位爷，喜欢什么样的姑娘？”

那侍卫并不回答，只道：“素素姑娘是哪一位？我们王爷说了，今日在秀水湖上有几位客人，想听听姑娘的曲艺，烦劳跟着出去一趟。”

秦媚儿顿时喜上眉梢，忙道：“快快，快让素素打扮好下来。”等人的工夫，特意奉承道：“靖北王府好气派，连这位哥儿也生得仪表不凡，得空过来了，我给哥儿挑几个上好的姑娘。”